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葉向高 劉一燝 兄一焜 一煜

韓爌 朱國祚 朱國禎

何宗彥 孫如游 孫嘉績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

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數溺死輒有神相之舉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二十六年召為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稅橫行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為鑑不報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而陳礦稅之害又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興移書沈一貫力諫一貫不悅以故滯南京九年後一貫罷沈鯉亦去朱賡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明年首輔賡亦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官榷稅開礦大為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

二三而已東宫輟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為言乃發喪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向高擬旨上帝不發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向高因進曰田四萬頃必不能

足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令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令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三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向高有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京

師奸人也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内侍姜嚴山與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遠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情得陛下當静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

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而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令冬諭行慶壽禮如期之國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留福王約

千人伏闕請令果有此諭人情益疑駙將信王曰乾妖
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且潞王聖母愛子
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為因封還手諭帝不得已從之
福王乃之國向高嘗上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葢
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
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
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
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

一舉新之恐社稷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在廟堂之上也其言絶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閣未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乃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帝不允向高自獨相即請增閣臣帝不聽及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請留亦不報遂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令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

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
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
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臣身臣溘
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
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
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
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帝
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

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

向高堅臥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闈中尤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向高請盡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

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吴道南向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允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國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敘延綏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一品三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戶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

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兩人者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帝不報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書院朝士爭慕與游三才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尚書孫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劉國縉以他過掛察典喬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譁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

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侵尋至天啟時王紹徽等撰所為東林點將錄令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為黨魁云向高歸六年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復賜敕趣之屢辭不得命天啟元年十月還朝復為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必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

等擬上帝復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爲東西用兵之需熹宗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構殺太監王安以次逐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劉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奥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刺己恨甚既而刑部尚書王紀削籍禮部尚書孫愼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

去向高爭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聽而忠賢益恨
向高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
事沖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時然猶數有匡救給事中章
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論救者
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衆指斥宮禁奄人請帝出之外
以向高救免給事中傅櫆救王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
僅奪俸紀既罷去御史吴甡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
召忠賢怒將重譴文選郎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

疏譏權奄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貞論死言官勸帝速決向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旨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應之帝皆不納忠賢既慙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

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搢紳之禍因力求速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廷伺隙動得樾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耆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至六月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以為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

易除閹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
朝廷寵待厚感渊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
忠賢不悦矯帝旨叙巳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
奄人所能必有代為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
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
意遂決於是工部郎中萬燝以劾忠賢廷杖向高力救
不從死杖下無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
懼投遵化巡撫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羣奄圍其邸大

諫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餘年至是請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彝典有加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夫八向高既罷去韓爌朱國禎相繼為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忠賢首誣殺漣光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已者善類為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進士陝西左布

政使萬歷十六年一燝與兄一焜一煜並舉於鄉越七年又與一煜並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一焜為考功郎掌京察大學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臯鍾兆斗等屬一燝為請一燝謝不可夢臯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貫意尋歷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宗繆昌期等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燝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參務機務偕何宗彥韓爌並命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萬歷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漼兩人方在籍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復命宗彥一燝爌明日復命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諸臣召見乾清宮明年九月朔帝崩諸臣入臨畢一燝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羣奄東西走不對東宮伴讀王安前曰為李選侍所匿耳一燝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

之公等慎勿退遂趨入白選侍選侍頷之復中悔挽皇長子裾安直前擁抱疾趨出一爆見之急趨前呼萬歲捧皇長子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使使追躡者三輩一爆傍輦疾行翼升文華殿先即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事稍定選侍猶趣還乾清時選侍居乾清一爆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爆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廷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

辭責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疏請移宫時首輔從哲徘徊其間已又欲緩移宫一燝曰本朝政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初五日偕同官請即日降旨竚立宫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噦鸞宫天子復還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踐阼從哲被劾在告一燝遂當國與熿相得甚歡念内廷惟王安力衛新天子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嚮之所奏請無不從發内帑抑近倖搜遺逸舊德宿齒布滿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

明年天啟改元潘陽失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爆亦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宴然不知何故剪除及下廷議又皆畏懼不敢異同嗣後軍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敕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共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尋有詔盡謫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爆一爆嘗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張則六官無實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繩其愆言官陳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悉下部議

有不經者詔格之初選侍將移宮其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墮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羣奄懼搆蜚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刑部尚書黄克纘給事中李春曄御史王業浩輩張大其辭欲脱盜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斥其有黨將嚴譴之一燝謂天子新即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

反覆言朋黨無實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慎言高弘圖
疏救繼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燝言而止帝憾選侍甚必
欲誅盜奄王安為司禮亦惡之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
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為魏忠賢排死諸奄乃厚賄忠賢
為地而上疏辨寃帝果免朝詔死下其疏法司一燝執
奏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
下其疏於閣一燝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
極門例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由是忠賢輩大恨朝等

亦竟免死益任用定陵工成忠賢欲以為功一燝援故事内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廕止擬加恩三等諸言官論客氏被譴者一燝皆疏救又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交章論沈㴶㴶疑一燝主之與忠賢客氏等比而齮一燝一燝持大體不徇言路意言路頗怨又容窺魏客等漸用事一燝勢孤是年四月候補御史劉重慶遂力詆一燝不可用帝怒謫重慶一燝再論救不聽而職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

文章劾一爌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
爌屬嘉謨為之上疏力攻一爌一爌疏辨求罷帝已慰
留給事中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復劾之并刺其結納王
安於是一爌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允其去先
是從哲數稱一爌為首輔一爌不敢當虛位俟葉向高
及向高至入讒言謂一爌尼已至是知其無他力稱一
爌有翼衛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爌堅臥不起二年正
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既歸兵部尚書張鶴鳴興奸

細杜茂劉一燝獄欲指一燝為一燝族株連之刑部尚書王紀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燝得白鶴鳴一燝向所推轂者也已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燝誤用廷弼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一燝在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一焜字元丙萬歷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歷考功郎中佐侍郎楊時喬典京察盡斥執政私人已改文選遷太常少卿以憂去久之由故官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鎮海寺於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華爭不可不聽織造中官劉成卒一焜屢疏請勿遣代已得請會命中官呂貴護成遺裝奸人遂請留貴督織造疏直達禁中一焜與邦華極論其罪帝卒命貴代之一焜復疏爭不報貴既任條行十事多侵撓一焜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為斂威一焜以暇築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濬復餘杭南湖民賴其利御史沈珣誣訐其贓私一焜自引去卒贈工部右侍

郎一焜兵部郎中
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歷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進編修歴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久之命教習庶吉士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光宗疾大漸與方從哲劉一燝同受顧命時宫府危疑爌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為重大帥李如柏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寛之爌與一燝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燝當國𢢽協心佐理天啟元年正月兩人以帝為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月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遼陽失都城震驚𢢽一燝以人情偷玩擬御札戒勵百官共圖實效帝納之廷臣以兵餉大絀合詞請發帑𢢽一燝亦以為言詔發百萬兩大婚禮成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未幾以貴州平苗功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帝封乳母客氏為奉聖

夫人大婚成當出外仍留之宮中御史畢佐周切諫六科十三道復連署爭皆不納爣一爆引祖制為言乃命俟梓宮發引擇日出宮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罪同弑逆廷議紛然一爆已去位爣特疏白其事曰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踐阼臣及一爆以二十四日入閣適鴻臚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宜慎語臣等深以為然即諭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羣臣先帝自言

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雨内臣言帝疾已大漸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皆言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帝即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宫臣等以先帝山陵對則云是朕壽宫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奏云李可灼自謂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進臣等復出令與諸醫商榷一燝語臣其鄉兩

人用此損益參半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臾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不繼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問再服復何狀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先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方先帝召見羣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

徬徨擗槊而前籲天以禱臣子際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抑且不以萌諸心念先帝臨御雖止旬月恩膏實被九垓為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邇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若何情景而進藥始末實止如此若不據實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為懷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

摹者勿以信史為誘史文震孟建言獲譴論救甚力三年以山東平妖賊功加少師太子太師時葉向高當國爌次之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爌爌不應忠賢深銜之既向高罷爌為首輔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羣奄爌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忠賢遍引邪黨其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爌急率朱國禎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

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
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
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中秉筆止首
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嬪同寅協恭而
責次輔毋伴食嬪惶懼即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
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紓宵旰
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
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

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覷皆臣罪之大者皇上
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賛同官奉詔以從
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為佐理溺職之戒得
㫖卿親承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令
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
不報爌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
肅紀綱以肅朝宁語忠賢及其黨益恨爌去朱國禎為
首輔李蕃攻去之顧秉謙代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賢私

人矣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劾爌削籍除名又假他事
坐贓二千繫其家人於獄爌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
止先墓上莊烈帝登極復故官崇禎元年言者爭請召
用為逆黨楊維垣等所扼但賜敕存問官其一子至五
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還朝復為首輔帝御文華後
殿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於
至當爌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
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

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於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即諭百寮遵行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以張慶臻敕書事被重譴爌疏救不聽温體仁疏禁植黨御史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召見廷臣體仁力詆贊化及御史毛羽健為互為私黨帝怒切責贊化爌請寛贊化以安體仁帝因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

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行於宮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不納皇長子生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時大治忠賢黨爌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欽定逆案頒行天下言者爭擊吏部尚書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之爌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從乃止奪俸一年工部尚書張鳳翔奏廠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二人力辨帝命錦衣官執之爌標龍

錫並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請帝究主使者嬪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帝不納然羽健卒獲免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至是其子詒闕疏請嬪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究之甚者帝乃許收葬時遼事急朝議汰各鎮兵又以兵科給事中劉懋疏議裁驛卒帝以問嬪嬪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

也驛傳疲累當責撫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帑然之御史高捷史𡍩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汴持不可永光再疏爭𢡟言故事當聽都察院咨用帝力眷永光不從九月以將行慶典請停秋決亦不從時逆案雖定永光及袁弘勛捷𡍩輩日為翻案計

至十月

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嚴初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煥與大獄可

盡傾東林倡言

大清兵之入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之明年正月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亦劾爌主謀誤國玩敵欺君郡邑殘破宗社阽危不能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人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其言主謀者以爌崇煥座主也帝重去爌販抱奇秩無何左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爌即三疏引疾詔賜白金彩幣馳驛

遣行人護歸悉如彝典進逢中並爌會試所舉士也爌
先後作相老成愼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獨嘗
庇王永光云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迫爌出見不從
賊執其孫以脅爌止一孫乃出見賊釋其孫爌歸憤鬱
而卒年八十矣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歷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進洗馬為皇長子侍班官尋進諭德日本陷朝鮮石星
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貢國祚面詰星比我鄉曲無賴因

緣為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超擢禮部右侍郎湖廣稅監陳奉橫甚國祚貽書巡按御史曹楷令發其狀帝怒幾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書余繼登卒國祚攝部事時皇長子儲位未定冠婚踰期國祚屢疏諫戚臣鄭國泰請先冠婚後冊立國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冊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冊立後冠婚其儀杖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辭陞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

一夫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倫犯天下清議皆此言也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羣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宫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强今又待兩宫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宫頃歲趣辦珠寶户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之遠近疑陛下借珠寶之未備以遲册禮且詔旨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税之額乃止四百萬即不充國用不給

遑需猶當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已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儲貳宣宗英宗册爲皇太子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聞年十九而不册立者國祚攝尚書者年餘爭國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陜西狄道山崩其南湧小山五國祚請修省社稷壇枯樹生烟復陳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濫獄四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土物國祚劾之尋轉左侍郎攺吏部御史湯兆京劾其縱酒踰檢帝不問

國祚遂引疾歸光宗即位以國祚嘗侍潛邸特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機務天啓元年六月還朝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國祚素行清慎事持大體稱長者明年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内閣一人是科用何宗彦及國祚有譏其中旨特用者國祚既竣事即求罷優詔不允都御史鄒元標侍經筵而蹪帝遣中使問狀國祚進曰元標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猶艱帝為之改容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合疏救復具

私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時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三年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詔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傳歸明年卒贈太傅字文恪從子大啟文選郎中終刑部左侍郎同時朱國禎字文寧烏程人萬歷十七年進士累官祭酒謝病歸久不出天啟元年擢禮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並命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

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東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謙居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竊國柄國禎佐向高多所調護四年夏楊漣劾忠賢廷臣多勸向高出疏至有詬者向高慍甚國禎請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賢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㢘也向高罷㢘為首輔㢘罷國禎為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為奸視國禎蔑如其冬為逆黨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

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送歸月廩輿夫皆如制崇禎五年卒贈太傅謚文肅

何宗彥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隨州遂家焉宗彥舉萬歷二十三年進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福王之國河南請求無已宗彥上疏言可慮者有六帝不聽又屢疏請東宮講學皇孫就傅及瑞惠桂三王婚禮太子生母王貴妃薨不置守墳内官又不置

境戶瞻地宗彥力爭之梃擊事起宗彥因言天下疑陛下薄太子久太子處積輕之勢致慈慶宮門止守以耄年二內侍中門則寂無一人乞亟下張差廷訊凡青宮諸典禮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報尋轉左侍郎署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宗彥請通下情修廢政補缺官明年皇長孫年十三未就傅宗彥再疏力言自是頻歲懇請帝終不納四十六年六月京師地震上修省三事時帝不視朝已三十載朝政積弛庶官盡曠明

年秋遼事益棘宗彦率僚屬上言自三路喪師開原鐵嶺相繼沒瀋陽孤危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兵食大計帝亦不報宗彦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其年十二月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彦獨吏科給事中張廷登不署名遂不獲與宗彦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亓詩教薛鳳翔又屢疏糾駁其時齊黨勢盛非同類率排去之宗彦無所附

麗故終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啟元年夏還朝屢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年正月卒官贈太傅謚文毅弟宗聖由鄉舉歷官工部主事以附魏忠賢驟加本部右侍郎崇禎初削籍論配名麗逆案

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都御史燧曾孫也萬歷二十三年進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四十七年冬左侍郎何宗彥去位署印無人大學士方從哲屢以如游請明年三月

始得命部事叢積如游決遣無滯時白蓮無為諸邪教
橫行宗彥嘗疏請嚴禁如游復申其說帝從之七月帝
疾大漸偕諸大臣受顧命帝崩鄭貴妃懼禍深結李選
侍為請封后選侍喜亦為請封太后以悅之楊漣語如
游曰皇長子非選侍所愛選侍后嫡矣他日將若何亟
白執政用遺詔舉册立登極三日公即援詔以請如游
然之八月朔光宗即位三日如游請建東宮帝納之俄
遵遺旨諭閣臣封貴妃為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

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命非孝遵禮為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報如游尋進本部尚書帝既命建東宮又言皇長子體質清弱稍緩冊立期如游力持不可二十三日命封選侍為皇貴妃期已定矣越三日帝又趣之如游奏曰先奉諭上孝端皇

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又封郭元妃王才人為皇后禮皆
未竣貴妃之封宜在後既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
即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帝許之選侍以貴妃為未足
必欲得皇后二十九日再召廷臣選侍迫皇長子言之
如游曰上欲封選侍為皇貴妃當即具儀進帝漫應曰
諾選侍聞大不悅明日帝崩朝事大變如游請改册封
期報可熹宗為皇孫時未就傅即位七日如游即請開
講筵亦報可十月命以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言者詆

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勉留天啟元年二月上疏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遠者無論在世廟則有張璁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訥李春芳在穆廟則有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在神廟則有許國趙志臯張位即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特簡也今陛下沖齡臣才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賜骸骨還田里帝仍留之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遣官護送廕子給賜悉如彝典家

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孫嘉績字碩膚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

大清兵薄都城按營不動衆莫測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即舉衆南下爾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即日南下於是尚書楊嗣昌以嘉績知兵調為職方員外郎進郎中督師中官高起潛譖之會有發其納賄事遂下獄已黄道周亦下獄嘉績躬親飲食湯藥力調護之因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

嚴訊諸生與道周往來者多詭詞自脫獨嘉績無所隱擬雜犯死罪繼擬烟瘴充軍皆不允保定總督張福臻陛見薦嘉績才請用為參謀不聽徐石麒為刑部尚書具爰書奏乃釋之福王時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魯王監國紹興擢右僉都御史累進東閣大學士王航海嘉績從至舟山其年遘疾卒

贊曰熹宗初葉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內正人倚以為重卒不能有所匡救蓋政柄內移非一日之積勢固無如

何也劉一燝韓爌諸人雖居端揆之地而宵小比肩權璫掣肘紛撓杌棿幾不自全朱國祚何宗彥紭於黨人孫如游又皆以中旨特用為外廷所詬於是而知明良相遭誠千載之一遇也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

明史卷二百四十考證

葉向高傳趙聖　臣嚴福按趙聖紀事本末作趙思聖

與傳異謹附考

劉一燝傳選侍不得已移噦鸞宫　臣嚴福按后妃傳

選侍移居仁壽宫與此互異謹識

韓爌傳以兵科給事中劉懋疏議裁驛卒　臣嚴福按

綏寇紀畧懋請裁定驛站歲可節金錢數十萬上喜

著為令有濫予者罪勿赦意謂藉民力也而逃民籍食驛糈者無所得食遂相率為賊謹附考

朱國祚傳三年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改武英殿　臣嚴福按宰輔表國祚以天啟元年九月晉太子太保其年十月晉少保改武英殿傳言三年進少保與表互異謹識

何宗彥傳以附魏忠賢驟加本部侍郎　臣嚴福按宗聖為魏忠賢建祠房山閹黨傳又以宗聖為太僕寺

御與此互異謹識

明史卷二百四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至二百四十三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周嘉謨　張問達 陸夢龍 傅梅

汪應蛟　王紀 楊東明

孫瑋　鍾羽正

陳道亨 子弘緒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户部主事歷韶州知府萬歷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窮治大猾楊騰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燔總兵官沈思學廨單車諭定之尋撫白草番督兵卭州灌縣皆有方畧居五年進按察使移疾歸久之起故官榷税中官邱乘雲播虐逮繫相屬嘉謨檄所司拒絶而榜殺奸民助虐者乘雲為戢就遷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廵撫雲南隴川宣府多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討禽之立其弟安靖而還

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黔國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餘頃嘉謨劾治之復劾其孫啟元罪狀久之改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滿考加右都御史廣西土酋引交趾兵内犯官軍拒退之嘉謨為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四會高明諸邑大水壞圩岸留贖鍰築之遷南京户部尚書尋召拜工部尚書孝定后喪内廷宣索不貲嘉謨言喪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即國帑不納俄改吏部尚書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

鄭貴妃據乾清宮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光斗等言以大義責貴妃從子養性示以利害貴妃乃移慈寧宮封后事亦寢外廷皆言貴妃進侍姬八人致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漸嘉謨偕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廣等受顧命具夕帝崩質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遺詔皇長子嗣位而李選侍專制宮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既入臨請見

皇長子呼萬歲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宫嘉謨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頷之諸大臣定議皇長子以九月六日即位選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嘉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宫光斗漣繼之五日選侍始移噦鸞宫時大故頻仍國勢杌隉首輔從哲首鼠兩端一㷖㾾又新秉政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為重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

嘉謨秉銓惟才是任光熹相繼踐阼嘉謨大起廢籍耆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為清已極陳吏治敝壞請責成撫按監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儷語多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之天啟元年御史賈繼春得罪其同官張慎言高弘圖疏救帝欲并罪之嘉謨等力為解乃奪慎言弘圖俸而止朱欽相倪思輝被謫嘉謨亦申救給

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謨惡之出維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安報讐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為嘉謨罪嘉謨求退忠賢矯旨許之大學士葉向高等請留嘉謨竣大計事不聽明年廣寧召嘉謨憂憤馳疏劾兵部尚書張鶴鳴主戰悞國罪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嘉謨曲庇王安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歴知高平濰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寧夏用兵請盡蠲全陜逋賦從之父喪除起故官歴工科左給事中帝方營建兩宫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礦稅之害言閹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按重臣而孫朝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吏毀室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典試山東疏陳道中饑饉流離狀請亟罷天下礦稅皆不報已巡視廠庫

故事令商人辦內府器物僉名以進謂之僉商而諸髙
貲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爭執又極論
守訓罪並寢不行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晉江李贄邪說
惑衆逮死獄中贊事具耿定向傳三十年十月星變復
請盡罷礦稅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
其變尤大先後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遷太
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水災數請蠲貸
帝方營三殿採木楚中計費四百二十萬有奇問達多

原書卷次訛誤

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四十三年五月讞問張差梃擊事問達從員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訊詞連鄭貴妃宮監龎保劉成中外藉藉疑貴妃弟國泰為之問達等奏上差獄帝見保成名留疏不下尋召方從哲吳道南及問達等於慈寧宮命並磔二人甫還宮帝意復變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會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進劉登雲而不承罪方鞫時東宮傳諭曰張差情實風

瘋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後招保成係內官欲謀害本宮彼何益當以讐誣從輕擬罪問達等以鞫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因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由得情二因偏詞何足為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況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鞫安肯輸情既不輸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輒

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内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
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與天下共棄之也帝
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庭議益滋乃滑躄之於内言皆以
創重身死而馮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坐流配其事遂
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遷戸部尚書督倉塲尋兼署
刑部拜右都御史光宗疾大漸同受顧命天啟元年冬
代周嘉謨為吏部尚書連掌内外大計悉叶公論當是
時萬歷中建言詿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

問達等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為一等贈官廕子貶竄削籍者為一等但贈官蔭卹者七十五人會孫慎行鄒元標追論紅丸力攻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十餘人問達旣集衆議乃會户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曰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決俄宣臣等至宮内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並諭輔陛下為堯舜因問

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羣情倉惶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令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涼藥

罪亦當誅請並下法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為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至選侍欲垂簾聽政羣臣初入臨閣者阻不容入羣臣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躬至文華殿行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當復居乾清九卿即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始具揭奏請選侍遂即日移宫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為百僚倡倘非諸臣共挾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

猶然混居令得假竊𫊸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疏入
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
安置南京弗問問達歷吏大任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
並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先以秩滿加太子太保
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魏忠賢擅
國御史周維持劾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遂削奪
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請下吏按問命捐貲十萬
助軍興頃之問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問達家

遂破崇禎初贈太保予一子官維持志變戚名挂逆案
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張差獄起引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
等律當以斬獄具提牢主事王之寀奏差口詞甚悉乞
敕會問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時夢龍以典試廣
東杜門主事邢臺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
吾雖恤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
遇我厚遽上疏若張公何當力爭之耳乃偕見問違時

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寢夢龍得其情止勿復請衆曰提馬三爺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為然明日會訊士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衆及鄒紹先凡七人惟之衆梅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脇眥視傲語無風癲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

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
公劉公且曰豢我三年矣予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
為曰打小爺於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
訊夢龍必欲得內豎名越數日問達再令十三司會審
差供逆謀及龐保劉成名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
敢下郎中馬德灃趣之永嘉復以為難夢龍怫然曰陸
員外不肯匿誰敢匿獄乃具給事中何士晉遂疏詆鄭
國泰帝於是斃保成於內而棄差市梅慮其潛易躬請

監刑當是時自夢龍之冢梅德澧外鮮不為鄭氏地者已而之冢德澧悉被罪梅以京察罷官夢龍頼問達力獲免由郎中歷副使天啟四年貴州賊未靖總督蔡復一薦夢龍知兵改右參政監軍討賊安邦彦犯普定夢龍偕總兵黄鉞以三千人禦之曉行大霧中直前薄賊賊大敗三山苗叛忠州告急夢龍夜遣中軍吳家相進擣賊巢過苗鼓聲振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尋改湖廣監軍還廣東按察使上官建忠賢祠列夢龍名亟

遣使劃去之崇禎元年大計忠賢黨猶用事鐫二級調

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東兖道盜起曹濮間討斬

其魁餘衆悉降遷右參政守固原夢龍慷慨好談兵以

廓清羣盜自負七年夏賊來犯擊却之閏八月賊陷隆

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靜海州夢龍率遊擊賀奇勲都

司石崇德禦之祗老虎溝賊初不滿千已而大至夢龍

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

二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

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事聞贈太僕卿而傳梅崇禎中歷台州知府解職歸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難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歷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值光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

德經畧朝鮮即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饑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稅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為汙萊詢之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鹻得水則潤若

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為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迷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為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畧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灌恒山溏

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甞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雜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召爲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沒

竟不召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書天啟元年改北部東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能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氓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為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事請置崔文昇

李可灼於法而斥方從哲為編氓應蛟為人亮直有守視國如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踰制應蛟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陛辭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官官宮妾為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絕塵事常衣緼枲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入為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政時望蔚然二十九

年帝將冊立東宮數遷延不決紀抗疏極論其冬禮成擢光禄少卿引疾去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連歲水旱紀設法救荒甚備稅監張曅請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爭曅竟取中旨行之紀劾曅抗違詔書沮格成命皆不報居四年部內大治遷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歲大凶振救如畿輔光宗立召拜戶部尚書督倉場天啟二年代黃克纘為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

東明署議言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進藥駕崩反慰以恩諭賚之銀幣國典安在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羣情甚竦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搆陷善類又顯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憤甚劾大化溺職狀因言大化誠為朝廷擊賊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事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彈文而與正人日尋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學

士沈漼也大化由此罷去而漼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
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漼遂助漼詆紀言紀所劾大
臣無主者請令指實紀遂直攻漼言漼與京生不同時
而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
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輔應孫
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
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謙熊德陽
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交婦寺竊

美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
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閹之怒爲涯泣愬帝前
帝謂紀煩言加譙責焉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
紀皆置之重辟而與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貞爰書
微露兩人有可矜狀而言不測特恩非法官所敢輕議
有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
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薊州僧舍爲邏者所獲詞連佟卜
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

行經畧廷弼薦為登萊監軍僉事還者搒掠茂言嘗客於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寃莫敢言及鎮撫既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既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無一嬔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還者又獲奸細劉一獻忠賢疑劉一燝

昆弟欲立誅一𪩘與卜年因一𪩘以株連一㒓紀皆執不可漼遂劾紀護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上三却給事中成名樞張鵬雲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擿他事連劾東明卜年獲長繫瘐死而東明遂引疾去紀既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偕論救皆不聽後閹黨羅織善類紀先卒乃免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謚莊毅楊東明字啟修虞城人官

給事中請定國本出閣豫教早朝勤政酌宋應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饑民圖薦寺丞鍾化民往振掌吏科惎孫丕揚主大計後以劾沈思孝思孝與相詆貶三官為陝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啟中累遷刑部右侍郎既歸遂卒崇禎初贈刑部尚書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歷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中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坐下

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初張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選輕遼王罪銜之後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捃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獄絕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名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詣究闕下堪復飛書詆馮保剛京籍廷杖遣歸至是瑋白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堪免官未幾朝選妻詣究卯撟亦爲訟競復援胡檟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

戍當是時緱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加罰帝好用立枷重三百餘斤犯者立死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言以母病不俟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久之歷遷太常卿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廵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先任廵撫汪應蛟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歲比不登旱蝗大水相繼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内帑佐之所

條荒政率報允繳輔礦使倍他省礦已竭而搜鑿不已
至歲責民賠納璫累疏陳其害且列天津稅使馬堂六
大罪皆不省就進兵部侍郎召為右都御史督倉場進
户部尚書督倉場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
兵部璫言陛下以纍纍三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也
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
標孟一脉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則有王德完馮
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陛下即欲

用之不可得矣帝聽都御史自温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横會南畿廵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相訐璋議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輩遂連章攻璋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出兩御史于外不關都察院璋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

歸天啟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因繫衆獄舍至不能容瑋請近畿者就州縣分繫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司瑋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明年秋疾篤上書曰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登用善類舊輔劉一

爆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竝老成蹇諤路伏草野良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陜西廵撫喬應甲劾璋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冒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廕

崇禎初復之後謚莊毅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歷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甫弱冠多惠政徵授禮科給事中疏言朝講不宜輟張鯨不宜赦不報遷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邊務咨刺沁妻巴圖諸部挾增市賞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與參政王象乾譬以利害莫敢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等而悉置諸侵盜軍資者於理還爲吏科都給事中劾

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兵蹇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覲請禁餽遺言臣罪莫大于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內臣不援則尚相顧畏莫敢肆今內以外為府藏外以內為窟穴交通賂遺比周為奸欲世路清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毋私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提學副以呂興周馬猶龍帝惡一脈時鼎嘗建言皆用

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脈時鼎中外謂建
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
諫諍之舌非國家福疏入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
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長子出閣豫教帝怒謫獻可官
羽正以己實主議請與同謫竟斥為民杜門讀書士大
夫往來其地率辭不見林居幾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
少卿未至進本寺卿天啟二年吏部將用為左副都御
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

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為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進樂議謚封后移宮無謀鮮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為法受過沈漼結內援招權賄宜遄決其去羣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之獄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縈童以講學觶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為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

休項之代從吾為左副都御史俄改户部右侍郎督倉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蜂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罵而去益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譎羣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虚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炙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内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

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華追理三案言羽正委身門户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歴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歴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鄧以讃表貞吉亦官南都人號江右三清遭母喪家燬于火僦屋以居窮冬無幃妻御葛裳與子拾遺薪爇以禦寒或有贈遺拒弗受由湖廣參政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轉福建為左所至不私

一錢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天啟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道亨守濟寧扼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增俸賜銀幣尋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楊漣等羣擊魏忠賢被譙責道亨憤㬠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内臣止供埽除不得典兵預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授之恣所欲為舉朝忠諫皆不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守自參

政至尚書不以家累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崇禎初贈
太子少保謚清襄子弘緒字士業爲晉州知州以文名
贊曰光熹之際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頹廢之餘政體怠
弛六曹因修厥職周嘉謨張問達諸人懇懇奉公詩所
稱不懈于位者蓋庶幾焉汪應蛟持國計謹出納水田
之議鑿鑿可見施行孫瑋請登用善類鍾羽正請禁餽
遺題哉救時之良規也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考證

周嘉謨傳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討禽之　臣方煒按安民以守將索賂叛入緬已而緬聽撫遣安民歸安民據蠻灣桀甚嘉謨因遣叅將周會襲之其族人挾其弟安靖誅之以獻事在三十五年見明實録謹識

周嘉謨傳御史賈繼春得罪　臣方煒按是時繼春聽

流言為選侍移宮時欲自裁因上安選侍揭給事周朝瑞駁之楊漣乃上移宮始末疏繼春復疏明上書之故帝怒嚴旨切責見明紀事本末所謂得罪者指此謹附識

周嘉謨傳出維華於外　臣方煒按是時嘉謨用年例出維華為陝西僉事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謹附識

張問達傳又極論守訓罪　臣方煒按守訓以貲官中書附稅璫大恣奸弊御史劉曰梧嘗疏劾之鹽務少

監魯保亦奏其阻塞鹽課帝皆不省見明紀事本末
謹附識

張問達傳尋召方從哲吳道南及問達等於慈寧宮
臣方煒按是時帝率東宮皇長孫諸皇孫召見羣臣
於宮門外從御史劉光復之請也見明實録謹附識

張問達傳止逮可灼下吏　臣方煒按可灼下吏後旋
于是年十月遣戍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張問達傳御史周維持劾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

臣方煒按張差獄起問達令郎中胡士相員外趙會楨勞永嘉鞫之時巡城御史劉廷元主風癲而士相等亦第云差以私忿赴朝聲兗誤入宫門遂倢引向宫殿射箭放弾等輕律及之案請勅會問士相等乃懼見明紀事本末傳未詳載謹附識

張問達傳陸夢龍附提牢主事王之寀奏差口詞甚悉

臣方煒按之寀奏差口詞後郎中陸大受疏請窮治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不報給事中何士晉太

常少卿史孟麟亦力言之皆不報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謹附識

張問達傳陸夢龍附　臣方煒按陸夢龍

賜謚附載卷末謹識

張問達傳傅梅附　臣方煒按傅梅

賜謚附載卷末謹識

汪應蛟傳帝命停礦税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　臣方煒按三十年二月帝偶不豫召沈一貫等入諭以

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翼日帝安急追前諭一貫恐立繳之始尚書李戴都御史温純擬即日奉行而刑部謂弛獄須再請無何而旨格矣見明紀事本末謹

附識

汪應蛟傳因列上愛養十八事　臣方煒按應蛟所上愛養十八事明實録諸書俱無可考謹識

汪應蛟傳詔加太子太保馳傳歸　臣方煒按應蛟之歸在天啟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廷推吏部尚書忠賢

矯旨以左侍郎陳于廷爲黨比草于廷職而應蛟削
籍見明實録傳未載謹附識
王紀傳紀既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彦史繼偕論救
臣方煒按紀被斥時修撰文震孟有論救一疏見明
紀事本末謹附識
孫瑋傳且列天津稅使馬堂六大罪　臣方煒按瑋所
列馬堂六大罪明紀事本末及宦官傳皆無考謹識
孫瑋傳其冬以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　臣方煒

按瑋於三年閏十月以尚書銜掌院事旋于十二月加太子太保見七卿年表傳未載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四十一考證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諸臣

陸夢龍　諡忠烈

傅梅　諡節愍

